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新編  
第四回 畫船書舫懷同暢 綠鬢紅燈志更殊

話說隱仁為何要罵兒子？原來自隱仁及先生赴省鄉試，華如嫖興大發，因無人拘管，日日在外遊蕩，先時鏡如還老實，後來亦被老二帶壞。鏡如本偷吃鴉片煙，先時尚無大癮，此回偷了些銀洋，還帶領老三水如三人瞞了運使公。將碼頭上頭亭船一隻只看過一路，老大問老二道：「你嫖婊子要喜歡哪一般的，你且說說看？」老二道：「女子自然以皮膚白潤細嫩為先，再如長眉細眼，懸鼻小口，圓頸廣頤，此數件是少不得的。」鏡如道：「腳呢？豈可不講究？」華如道：「我看婦人不在乎腳小不腳小，只要有了上數件，便大些亦可。」原來兄弟三人意見不同。老三年紀尚小，不大理會，聽大哥二哥如此說亦覺得有趣，心想：「大哥說看婦人要腳小，此話是極當，見婦人腳小，行動走路更覺妖嬈媚。若要腳大，品貌好的，我們公公從廣東省帶回丫環除春雲外，尚有雪花、玉英，皆是品貌極好，可惜腳大，走路如男人一般，有何趣味。」兄弟三人一路談來，末後檢了一隻，此船妓女共有三人，也有大腳，也有小腳。老大老三喜歡小腳，便與小腳妓女說笑，老二則與相貌生得好的說笑，兩腳足足有七八寸。此妓名招鳳，生得長眉俏眼，皮膚滑膩如油，行動如行雲流水快利便捷，原有大腳一種好處。兩小腳妓女一名翠琳，一名愛琳，翠琳自六歲買上船故又名六歲頭。當下老大即說腳小的好處，招鳳聽了不服，將腳伸了一伸冷笑一聲道：「依你說天下大腳婦人是沒用的，請你說說腳小的好處。」老大說：「腳小頭一件站在人前不討厭，婦人以溫柔輕盈為主，腳一小四字皆全。若夜間同睡，壓在身上亦不覺呆重，豈不是好？」招鳳說：「你所說之言，婦人腳小只不可男人喜歡，全無用處。我們做婦人的，要自己想想，若一生一世不動不做，腳裏得小尚不吃苦。若說要做事，要趕路則大腳件便宜。我再有一說，我們浙東金華衢州深山中有一種徐客婆，其女子向不裹腳，能耕田，能築地，起房屋，挑重擔均係女子，故深山中處處開墾並無荒田荒地，近年來不知增了官府幾多錢糧，各家婦人亦不知掙了幾多家私。若照徐客婆看看，天下婦人若皆不裹腳，正如孔子說『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眾』，大腳婦人盡皆變為農夫，於國於家兩有裨益。」招鳳未說完，翠琳已將老大拉至房艙中，歪身將老大壓在鋪上。自己便盤腿在鋪上，將一隻小腳伸入老大懷中，老大見了肉酥骨軟，用手捏了又捏。翠琳唯恐其坐不久時生意不能到手，又叫老三亦來坐，於是愛琳將老三推進房艙，在對面鋪上倒下，便將小腳擱在老三腿上，老三從未見過，似覺面紅心跳，這邊招鳳與老二頑了多時，在外間炕上兩人對口各相取笑，老二用於摸乳，招鳳斜著眼笑道：「老二，你不怕大腳討厭我便嫁你。」

老二說道：「真個嫁我，要幾多身價？」招鳳低聲道：「此時不能脫身，要過兩年，為我娘癩做了兩宗若大買賣，然後才肯放我上岸。」

這邊老大老三被翠琳，愛琳迷住，未到黃昏，老大道：「老二，我們吃一桌正飯，回城如何？」老二道：「很好。」翠琳便通知後艙擺飯，後艙答應。不一時擺上一桌正菜來。兄弟三人各各站起，一人手上拉一個隨便坐下，招鳳便說叫陪花，老大老三皆不熟悉，老二便說叫會喝酒的來，水手去了不多時，便背了一個名叫關鳳，生得面如滿月，豐腴穠麗，骨弱肌香，裙底卻是大腳，問了姓名後便坐在老二身邊，老大不大理會，只與翠琳頑笑，老二指著叫來的關鳳向老大道：「你總愛腳小，全不在他處講究，此人可生得好麼？」老大道：「此可叫做半截觀音。」關鳳聽了不耐煩，招鳳便幫著說道：「我們皆是腳大的討人嫌，老大你可把小腳供在香火堂做了祖宗何如？」翠琳、愛琳聽了亦幫著說道：「別人小腳與你何干？老二你愛腳大將來可討他一個能種田鑿地。大腳省得家中養牛。」愛琳未說完，關鳳二人皆生氣，說：「我們腳大能跑路，譬如有急難，聽得人說這兩天長毛信息緊急，江西有兩縣已失守，婦女遭難者不計其數，均繫小腳，若大腳早已跑走了，我們如有長毛到來，小腳婦人跑不動均係殺頭鬼。」二琳聽了大怒，搶在自己船上不好發作，便與老大豁拳，關鳳即與老二扯馬，老三便與翠琳猜子。徐徐各有酒意，招鳳便叫取琵琶來唱了一套『小進宮』，愛琳唱了一套『七十二條心』。關鳳見老二一手拉住衣襟要摸他，一手又插在招鳳懷中便唱了一套『滿江紅』，內有兩句是『一枝樹兒東西擺，見了女人個個愛，冤家，冤家，哪有良心在』。老二聽了笑了一笑。這邊老大老三纏住翠琳，因翠琳腳小而且端正，腳背貼平，腳尖上翹起實覺可愛。老大將腳挑起翠琳小腳在凳底蕩鞦韆，老三又要將翠琳小腳拉過去，翠琳任他二人胡纏。不一時，琵琶遞到翠琳手上，翠琳亦便唱一套『滿江紅』，內有兩句是『一樣樹兒開不得，兩樣花丟不掉，你捨不了他』。合席皆大笑起來。

不一時大家唱完散席，關鳳仍叫水手背回，再看表時老二道：「了不得，時已三更多天，不能進城，只好在此頑頑。」老大便道：「我不久要吃煙，因頑要忘記，此時可要不得了。」翠琳因與老大打煙。招鳳有了酒興，躺在外間炕上口口聲聲叫老二走來有話說，及至老二走來面前卻又無話，將手緊緊握住老二手，老二會意，便挨招鳳躺下，這邊老大正在吃煙，手上有一隻玻璃翠鑷子被翠琳看見，翠琳便道：「賞我。」老大不應，翠琳見他不肯，便將頭滾到老大懷中，一手將煙盤推開，將手低低提著老大耳朵問道：「你既愛我，是真心是假心？若是暖心，早早走開。」一隻手卻緊緊攥住又說：「若是真心，為何不與我翠鑷？我是不依的。」說了又將小腳撩動。老大心動。欲要放膽，恐翠琳大聲叫喊，又聽得翠琳說：「若與我翠鑷。我樣樣皆隨你。」老大著急，便將翠鑷脫下，翠琳見了劈手奪去套在自手上便走至老三前，老三未睡，愛琳早被酒睡去，翠琳推開老三讓出一條空處橫嵌在老三身旁，兩隻小腳仍勾老大說：「來來來。」老大被其弄得頭昏腦暈不能到手，空去了一隻玻璃翠鑷，復見了翠琳走開，又復用腳勾他，他欲待走至對鋪來，又見老三愛琳又係同鋪，心中一想恍然大悟，是個騙鑷子法子，卻又不好將鑷子取回，老三早看見兩人情形，又見二哥與招鳳同榻，心想：「婊子，原來有錢無事不可做的。」一手將愛琳搖醒一手從衣扣上脫了一隻鍍金錶與他，愛琳懶得接心中會意便把表接了。這邊老二已醒，老大便說：「夜深肚中復餓，可弄點雞蛋飯吃吃。」

翠琳便說：「有。」老三說：「不要吃。」愛琳一骨魯起來用眼瞷住老三，老三被翠琳做了眼色即說：「再翻一桌。」後艙並未熄火，不一時又擺上一桌，天已五更，各人上席，只覺眼花口苦，酒菜皆不能吃。坐一坐天已大明，兄弟三人便要走，老三至後艙取扇，愛琳隨後跟來，將老三按在鋪上親了一個嘴說道：「可記得麼？」老三魂靈已被愛琳收去，急急忙忙說：「記得。」搶步出艙。

三人一回到家，原來並無人知覺，可見吃煙誤事。趙姨娘懶得走路從來不到書房，且年輕與鏡如兄弟不相上下亦無畏懼。次日兄弟又備許多銀洋送與婊子，送了又偷，偷了又送。這一日老頭兒開銀櫃見洋錢少了十數包，查考起來，管門的方說出弟兄三人有數日不歸，運使公恨極，當時各人責罰了一頓，因寫信告訴隱仁，隱仁因看信罵兒子不爭氣。罵歇先生進來，便將家信遞過去，先生拆開看了，知家中所交安家洋錢不夠用，兒子又病秋痢，曉得老婆央岳家管賬寫的信，只三四行字，寫得無頭無腦，恐要亂了作文章心思，便將原信搓成一團投入字紙簍中去了。隱仁見他信看完便知先生家錢不夠用，不來問及只說：「後日要考遺才，先生過來送考好麼？」先生說：「應該來。」先生來時未吃飯。圍叫家人叫了一碟酥藕吃完先生回去。

欲知如何考遺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